

半个父亲在疼

■张秀玲

父亲七十五岁的时候,活成了我们子女最想要的样子。体检情况比年轻人都要好,没有“三高”,没有远视,头发乌黑,记忆力超强,虽然目不识丁,但账目记得清清楚楚。之前虽经历两次意外大事故,但没有危及生命。一次被起重机撞成粉碎性骨折,瘸了一只腿。几年后爬摘丝瓜,又把那只脚弄骨折了,没想到因祸得福,瘸腿竟然恢复如常。

没想到他七十五岁那年秋季,被中耳炎蒙蔽,最后错失了血管炎治疗最佳时间,大病半年,虽捡回一条命,但余生要吃大把大把的药,而且视茫茫,耳朵失聪,齿牙动摇。这一病,让他一下子老了十多岁。他算长得丑的,而人都需要缺憾性的弥补,故很注重衣着,加上身材还可以,乍看“胚头”不错,每次外出之前,喜欢照镜子,梳头发,整理衣领。凡是子女们买的衣服,从不嫌弃,立马穿上,绝不会像妈妈那样压箱底。带他去北京去南京,每次拍照都是欣然配合的,表情到位。那么重视外在形象的人,因生病变得老态龙钟,眼脸下垂,嘴巴有点歪斜,又难以恢复如初,他伤心欲绝。每当特殊日子,我们每每举起手机,他本能转身,或者毅然拒绝。渐渐地,我们明白了,任何人都想把最美的一面保留下来,而这一病,他最在乎的形象轰然倒塌,怎不抵触拍照呢!

他从小没读过书,又五谷不分,故得绰号“老憨蛋”(窝囊谐音)。年轻时跟着他哥哥出外做“兑糖客”,走着走着,逐渐认得了一些字,会说几句普通话,开始做小本生意。后来生意做得有模有样,养活了一大家子,建起了两间三层楼,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足以光宗耀祖,村民们立即对他刮目相看。他吃尽不识字的苦头,顶住世俗压力,让子女读书,几个子女也争气,成为同时段优秀的大学生。子女考上大学时,正是夏天,村里桥边坐满了乘凉的人,那里就是广而告之的最佳平台。那段时间,父亲去得非常勤,聊着高考情况,顺便炫

耀自己子女的成绩,如母亲说的,他以乘凉的名义去扬眉吐气,不动声色地凡尔赛一下。他的小生意一如既往往红红火火,后来又在城里买了房子。逐渐步入花甲、步入古稀,村里同年齡的老人,要么偶尔从事“抬班”(村里老年人搬运团体),抑或终日坐在村里祠堂聊天打扑克。但父亲班味十足,去自己打造的行业基地上班,过着和其他老人不一样的生活,甚为体面。

如果没有这场意外的病灾,他在生意场继续老当益壮。而生病犹如洗澡,剥去了所有光鲜的外衣。做小本生意本是他的一技之长,除此,一无所长。病后居家,不会做家务,又不善交流,跟妈妈两人时常话不投机,难免有摩擦,心情极度郁闷,辗转混迹于村里祠堂,玩玩扑克,输点小钱。但那些老人喜欢抽烟,聚在烟圈里,他的咳嗽经常复发,加重病情,我们又限制了他的活动,他犹如风箱里的老鼠,两头受气找不到出口。那种情形,如果他有史铁生那样的文笔,可能会说自己在“最狂妄的年纪”丧失了健康,但他不会表达,只是不断唉声叹气:想不到呀,本想再干几年安享晚年,想不到还没来得及安享,竟然生病。

他原本不善跟人交流。印象中,他只关心明天的大米,未曾跟家人谈天说地。一旦子女做错了事,他也不会谆谆善诱,动辄骂或是打。这样的性格,怎么会做生意?妈妈说他是“布帐里英雄”,言下之意,懂得保护自己。后来我逐渐明白,做生意,明哲保身是生存之道。家里多子多孙,吃了上顿没下顿的,被生活压得一息尚存,哪有闲暇交流,凡事速战速决,故色厉为多;但他的内心是很柔软的。当一个个女儿降临,母亲总是哭哭啼啼,但他未曾沮丧,记得六妹出生时的凌晨,他把五妹抱到我们床上,轻轻说,你妈妈生了,又生了一个妹妹。十多岁的我都知道这不是好事,也会发愁,而父亲没心没肺地轻松。刚出生十天的七妹被遗弃时,父

亲在外地,回来得知消息,一滴眼泪从眼角滑下,嗟唏道:无非多一碗饭,养得起呀。那笑吟吟,那泪汪汪,现在想来,是他性本善。那些生意人愿意跟他打交道,或许是看中他骨子里的善良吧。

前段时间,带他看病后,小病缠身的我腰椎间盘突出,多天没去看他。得知情况后,或许有了感同身受,他破天荒连续几天,每天一个电话,问我恢复情况,劝我一定保重,又以自己为例,诉说病痛的难受。我便顺势劝他,别再去老人堆玩扑克,二手烟比自己吸烟还致命,再说药物不是万能的,就如姑妈。姑妈,他的唯一姐姐,比他大三岁,因病无药可治刚去世。他怔忡一下,似有所悟,片刻又叹息:我熬到八十,可以了,整天吃药,又不能去哪里,眼睛看不清楚,耳朵听不清楚,这样活着也没意思。

居家养病之后,父亲像个小孩,总是无事找事,下大雨时,他会在屋檐下放几个大桶接水,盛满后再提到卫生间。人多,垃圾也多,父亲总是及时倒垃圾(垃圾先送到门口铁桶再送到村里的垃圾站),每天不是在倒垃圾,就在倒垃圾路上。我们怕他出事,总会及时阻止。那情形跟祥林嫂参与祝福,四婶总是慌忙大声说,你放着吧祥林嫂,如出一辙。久而久之,他有点害怕我们了,每做一件事,打电话征求我们意见,每吃一样东西,不自觉看看我们的神色。

我把对话转述给姐妹群,大家默然。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苟延残喘没有质量的生活,无所事事,等于宣判了死刑;一次次阻止,一次次剥夺他的生存信心。那么爱体面的人,生病已经腐蚀了他的尊严,半个人在痛,若再剥夺他的生活信心,岂不是万念俱灰?老人的幸福不在于“被照顾”,而在于“被需要”。

家里院子花坛兀自生长,前几天,他又在翻晒花盆泥土。本想阻止,转念,便轻轻说,别太累,累了就休息。他忙不迭说,知道知道,语气中似乎有些受宠若惊。

岁月里的父亲

■连永考

几年前,哥哥发来的一张照片,像一道时光的裂隙,瞬间将我拽回往昔。那是父亲鲜有的生活照,定格住他壮年时的模样。在渔轮上,他身姿笔挺,海风撩动衣角,勾勒出坚毅的轮廓。那目光炽热又坚毅,恰似两簇永不熄灭的火焰,穿透岁月的层层雾霭,直直击中我的内心深处,刹那间,我的眼眶便涌上了潮热。

他身着满是斑驳白漆的劳动布外衣,在日光轻抚下,熠熠生辉,每一道漆痕都是他与生活搏击的勋章,藏着乘风破浪的故事。那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,更是将他骨子里的英气与豪迈彰显无遗,让我看到他在岁月里的意气风发。

彼时,我在温州读大学,在青春的憧憬与迷茫间徘徊;哥哥在温州状元桥当海军,守护祖国海疆。而父亲趁着休渔期,和伙计们在状元桥修整渔轮。看到照片那一刻,往昔回忆如汹涌潮水,冲破时光闸门,父亲操劳奔波的一生在我脑海中徐徐铺展。

记忆里,父亲的身影永远忙碌,像不知疲倦的陀螺,奔波在出海捕鱼征途上。每次出海,一家人便开启漫长守望,眼巴巴地盼他丰收归来。那场景如反复播放的老电影,每一帧都深深刻在我的生命里,任时光流转,也无法磨灭。

起初,父亲驾驶小小的机帆船,在近海穿梭,一趟捕捞约一周时间。狭小船舱、简陋设备,却承载着他对家庭的责任与希望。后来条件改善,换上渔轮,驶向更广阔的深海,出海时间却变得更长了,常常一去就是半月甚至一个月。每次父亲返航,总会从船里以低于市场价买些鱼回家。为省下雇三轮车的几块钱,他独自用蛇皮袋,从南门水产码头扛一大袋鱼,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家挪。

那时家中没有冰箱,为保鲜鱼变质,父亲一进家门,父母就忙碌起来。父亲忙着把鲜鱼分类,将便宜的鱼宰杀洗净,然后由母亲把处理好的鱼放入油锅煎得两面金黄,诱人的香气瞬间弥漫全屋;或是腌制成咸鱼,趁好天气翻晒晾干,那独特风味成了餐桌上的常客,承载无数温暖时光。价格稍贵的鱼,母亲则拿到菜市场售卖,换来的钱虽不多,却如涓涓细流,汇聚成支撑家庭运转的力量。寒来暑往,父亲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,以钢铁般的脊梁,为我们撑起遮风挡雨的温暖港湾。1998年,我的孩子呱呱坠地,刚满60虚岁的父亲,也正式告别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大海,结束充满艰辛与



传奇的讨海人生。

父亲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大,上有姐姐,下有妹妹。家庭重担早早压在他稚嫩的肩头,像一座沉甸甸的大山,却从未将他压垮。他常感叹,自己刚学会走路,还没踏入过学堂,就开始帮爷爷奶奶奶操作家中事务。江河码头,有他小小的身影;家务琐事,他也样样在行。这操劳的日子,在岁月长河中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。

如今,我已进入知非之年,对生活有了更深感悟;父亲也步入耄耋之龄,岁月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痕迹。曾经那个能与大海较量的意气青年,如今头发花白稀疏,好似冬日残雪,在寒风中瑟瑟发抖;眼神不再犀利,被岁月蒙上朦胧薄雾,透着无尽沧桑;耳朵背了,交流时我们需反复提高分贝,他才勉强听清;满口假牙,连咀嚼食物都成难事;走路拄着拐杖,颤颤巍巍,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岁月的深度,走得小心翼翼。中风后,他反应愈发迟钝,说话含混不清,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喉咙深处艰难挤出,用尽全身力气。看着父亲如今的样子,岁月的痕迹尽显,我们做子女的,满是感慨和心疼。父亲啊,您用一生的辛勤付出,为我们撑起广阔无垠的天空,如今,换我们来守护您。

岁月悠悠流转,父亲的身影在时光洪流中慢慢佝偻,可他给予我们的爱,却像窖藏多年的美酒,随着时间沉淀愈发香醇浓郁。每一个关怀的眼神,每一句质朴的话语,每一次默默的付出,都化作这醇厚的爱,滋养着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只盼时光能慢些,再慢些,让我们有更多时间,陪在他身边,听他讲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,报答他如高山般深沉厚重的父爱。

忆父亲和干爹

■葛亦虹

每逢农历二月二,我都会思绪飘飘,那是想我的父亲葛志杰和干爹郝权武了。

二月二日是我父亲的诞辰,又是我干爹的祭日,这二月二日让我既爱又恨。

对比周围人,我觉得父亲对我的宠爱真的举世无双。

我在六七岁时个子已经比较高,有点重量了,那时父亲经常周日带我去西山电影院看电影,电影散场时,我假装睡着了,父亲假装认同我睡着了,总是抱着我从电影院一直走到屏星街的家。夏天还好,轻装上阵,冬天时,我穿得多,父亲还把自己的厚衣服脱下来盖在我的身上,抱着我沿着大街一路走去。尽管他身强力壮,但那时也已经四十六七岁了,他吃力地赫赫赫赫,却乐意地一塌糊涂。

父亲在飞云南岸粮管所上班,他是所长,工作繁忙,每周六晚上才能坐渡船回家一趟。他回来时大都是半夜,那时我已经进入梦乡,父亲常常买一点猪肉或者菜干、跳鱼,在油灯下喝一点小酒。有时他自己喝几口酒,还把下酒菜往睡眠中的我嘴巴里塞进去。他担心我营养不足。

即使父亲到了90多岁,还带着保姆去菜市场买新鲜的带鱼、鲢鱼,晒成鱼干送过来给我;他每天竖起耳朵听气象广播,起风了下雨了,他都要打电话通知我;2014年秋天的那场台风,滂沱的雨水淹了半个瑞安城,父亲在家急得跳脚,他担心我这个“孩子”在家没东西吃,烧了菜叫保姆涉水送到我家。当我听到保姆叫门时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,这世界上还有哪个94岁的父亲会如此疼爱自己54岁的女儿呢?

可惜岁月不再,人生不再。他在98岁的一天驾鹤仙去。从那以后,我与他阴阳相隔音信断,从此茫茫两不知。

父亲,今年的二月二是您105岁的诞辰,我好想您!

二月二是干爹的祭日,他在2023年溘

然长逝,那一年他92岁。

我18岁那年到瑞安人民医院做临时工,在食堂干司务,认识了郝权武大医生,他是山西人,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的大医生。作为那时期瑞安人民医院数一数二的大牌医生,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架子,包括我这样一个临时工。我在食堂卖饭菜票,他下班后都在食堂买菜吃饭,接触得多。不久的一天,他对我母亲说,让我做他的干女儿,我母亲满口答应,我则幸福得像花儿开放。

他看我比较上进,劝我去考大学,不要在食堂里荒废光阴,在他的鼓励之下,我鼓起勇气参加复习,19岁那年考上了大学。如果没有他的劝勉,我也许就会在食堂里卖饭票、洗碗碟、剖鱼肚过一生。人的眼界多么重要啊!干爹的高瞻远瞩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
我20岁那年得了阑尾炎,干爹亲自主刀,他担心病房里人多吵闹,我会不舒服,就把我接到他家里(他家就住在人民医院里面),让他女儿郝力睡在地上,把床让出来给我。我享受着比亲女儿还高的待遇,觉着自己有多么命好!

几十年来,无论我有什么糟心事情,他都跑前跑后,操碎了心,然而他却没有半句赘言。他对我的好,如同我亲生父亲一样,而我却没有任何报答,于心又多么惭愧!

可惜一场疫情,他也辞别了我。

在他的追悼会上,我写了一副挽联:“一代名医 圣手回春 泽被桑梓;再生华佗 仁心济世 誉满东瓯。”这是对干爹一生的真实写照,也是我的心声。

多少人羡慕我,有一个爱我的父亲葛志杰,还有一个爱我的干爹郝权武。我沐浴在广袤无垠的、深深的父爱之中,此生足矣!

如今,他们都走了!

我痴痴地望向远方,突觉着白茫茫一片,没有了来处,只有归程。

赠我玫瑰的人

■苏康宝

父亲离开我已有二十多年,每次外出,在路上若是遇见戴着眼镜、个子高瘦、穿着简朴、走路笔挺的老人,我总会忍不住多打量几眼,发现并不是我多年未见的父亲后,双眼总会忍不住悄然湿润。在心里,我无数次提醒自己,父亲真的走了,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纵然如此,我仍然不愿相信这是事实。

30岁那年我当了父亲,而父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,连一句别离的话都没留,我和他的这段父子情缘,从此湮没于红尘之中。

父亲读过高小,在当时的山村,算是个文化的人,他脾气好,不因为我做错事情而责备我。仅有一次,被他狠狠教训了一顿。

14岁那年,我与姐姐发生争执,父亲气不过,抄起门边的竹枝,狠狠抽了我几下。然而对于姐姐,父亲却连一句呵斥都没有。那是充满力道的抽打,让我感受到父亲内心的愤怒,那份疼痛刻在我骨子里,自那以后,我再也没跟姐姐打过架。可内心深处对父亲的偏袒却始终充满怨气。

后来,父亲私下向我解释,姐姐是女孩子,他之所以不打她,是因为姐姐终究要走出这个家门,去别人家生活,未来的人生将会承受更多的风雨。作为父亲,对她好都来不及,又怎舍得轻易出手,打一个将来不会和自己一起生活的孩子?父亲的解释让我当场眼眶湿润。

后来面对女儿的错失,我有时也会忍不住暴怒,但每每想起父亲的那句话,我又赶紧惭愧地住手。

父亲即便去世已二十多年,村人

提起我,仍会捎带上父亲的名字,我以为只有自己记着父亲,却不料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忘记他,这让我一直引以为豪。

被人惦记,要么是恨你,要么是爱你。父亲显然是后者,因为父亲是个慷慨大方的人。哪怕口袋里只有一块钱,遇到别人借要,他都不会丝毫犹豫。夏日里,街上摊贩们的带鱼、水果卖不动,眼看即将腐烂,看见父亲,喊一声帮忙。父亲哪怕借钱都要买一堆回家,不如此,就好像亏欠了那些摊贩。

我在媒体工作那些年,在父亲的“帮助下”,做了很多救助新闻。我曾反复叮嘱父亲,媒体做求助类报道很注重效果,你介绍人找我得先筛选一下。喜欢成人之美的父亲却说:“能帮人时就多帮人,人没到难处不会求人,你帮了他们,他们不会忘记的。”

父亲说得没错,离开媒体十余年,如今在路上遇到曾经帮助过的人,他们仍念念不忘。

母亲肥胖的身躯,一直令父亲担忧。

父亲77岁那年的一天傍晚,到了晚饭时间,他还没回家,寻遍村里,不见踪影。一位老人说,午后曾看见父亲朝村尾山谷方向去了。我二话不说赶往山谷,沿着半山腰的山道边走边喊,始终不见父亲踪影。我准备返回村里搬救兵,却听到路下面的密林中传来一阵窸窣声,我壮大胆子喊了几句,总算听到父亲回应,冲下路坡,却见父亲扛着一大捆藤蔓,一步一步朝上爬,满头汗水滂沱,累得气喘吁吁。

我把父亲接上山道,把藤蔓用到一边,想要说他几句,却见他目光里满是疲惫,终究还是忍住了。父亲扛起藤蔓,微笑着招呼我回家,才走几步,便不停地喘起粗气,我心疼地一把接过他肩膀上的藤蔓。

父亲此时才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解释:“你别生气,这些藤蔓是给你母亲减肥用的,听说这种藤蔓减肥效果好,不伤身体。下午寻了好些地方才找到,和荆棘缠绕在一起很难采,我一根根拔了半天才弄到这些。光顾采药,没听到你在喊我。我多采了一些,万一有一天,我不在了,你妈就不用去草药摊上买了。”

那一刻,我的鼻子里悄悄涌上一阵酸涩。

父亲不允许我们撒谎骗人,为此我从没在父亲面前撒过谎,有一次却是例外。

父亲后来生病在小城治疗半月,病情好转后,他怕浪费我的钱,坚决要回家。那天上午,他独自去农贸市场里转了一圈,回来时提了一斤牛肉,说是母亲喜欢吃,特意买来带回家。我悄悄翻了下袋子,里面都是牛肉摊上的下脚料。下午送父亲上车,趁候车空隙,我悄悄去买了相同斤数的好牛肉,换下了那袋下脚料。

晚上终究还是忍不住,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,问他,牛肉好吃吗?父亲开心回应:“很好吃,你妈妈很高兴,还表扬我呢。”电话那端传来母亲朗朗笑声,证实父亲的说法。多年之后,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对话。后来我才意识到,凭父亲的性情,他当时怎么会发觉不了我撒谎呢?

或许有些爱根本就无需说出口,用心就能体会。比如说,三十年来,父亲对我的那些潜移默化的人生教诲,哪一条用过生硬的说教?

都说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父亲就是赠我玫瑰的人,他不仅赠给了我玫瑰,还留给了我余香。



扫一扫,看专题

